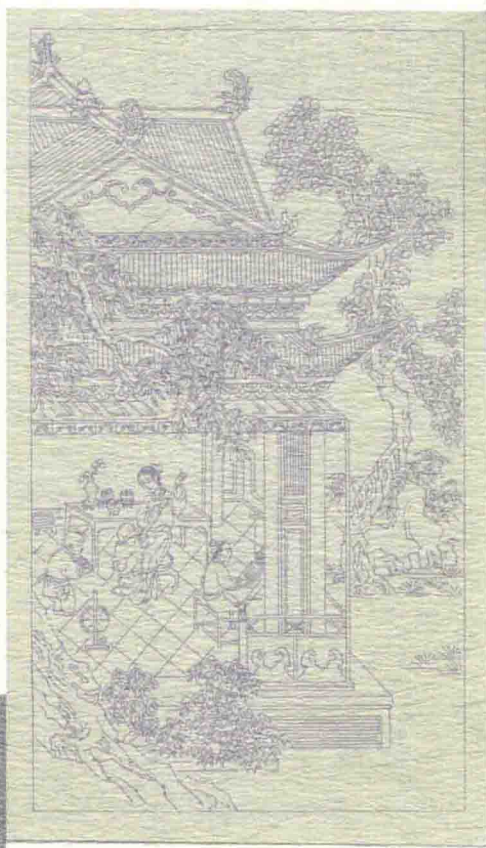


宋代花瓶



扬之水 著

博

雅

集

集

楮柿楼集·卷四

宋代花瓶

扬之水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花瓶 / 扬之水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9

(楹柿楼集)

ISBN 978-7-102-06506-9

I. ①宋… II. ①扬… III. ①社会生活—中国—
宋代—文集 IV. ①D69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5902号

楹柿楼集·卷四 宋代花瓶

扬之水 著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 (010)56692181

(010)56692190

邮购部: (010)65229381

选题策划 汪家明

责任编辑 王铁英

装帧设计 宁成春 鲁明静

责任校对 马晓婷

责任印制 文燕军

制版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4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4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102-06506-9

定价: 9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楫柿楼集》

卷一 《诗经名物新证》

卷二 《唐宋家具寻微》

卷三 《香识》

卷四 《宋代花瓶》

卷五 《从孩儿诗到百子图》

卷六 《两宋茶事》

卷七 《物中看画》

卷八 《藏身于物的风俗故事》

卷九 《中国古代金银首饰》

卷十 《中国古代金银器》

卷十一 《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

卷十二 《桑奇三塔》

目 次

宋代花瓶	1
附：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	31
砚山与砚屏	43
附：文房小品一束	55
笔筒、诗筒与香筒	73
宋人居室的冬和夏	81
附：刘贯道《消夏图》细读	109
一肩风雅	129
附：酒榼与酒罇	142
名刺、拜帖与拜匣	147
熏笼与手炉	169
索引	183
后记	211
附：初刊之篇名以及期刊号	214

宋代花瓶

一 小引

瓶花的出现，早在魏晋南北朝，不过那时候多是同佛教艺术联系在一起。鲜花插瓶真正兴盛发达起来是在宋代。与此前相比，它的一大特点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其间的区别又不仅在于规模和范围的不同，且更在于气象和趣味的不同。影响欣赏趋向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因素，便是家具的变化，亦即居室陈设的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高坐具的发展和走向成熟，精致的雅趣因此有了安顿处。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合，使鲜花插瓶顺应后者的需要而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并与同时发达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①。

唐宋时代室内格局与陈设的不同，由传世绘画和近

① 如果不是与家具史的线索相交汇，瓶花的发展很可能是另外的面貌。比如东瀛花道与茶道的结合，以此形成的花事，不仅陈设方式与艺术风格不同，甚至内涵也不很一致。

①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册二九，页18569，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② 唐圭璋《全宋词》，册五，页3189，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

几十年发现的墓室壁画可以见出清晰的演变轨迹。花瓶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是完成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书房。它多半是用隔断辟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宋人每以“小室”、“小阁”、“丈室”、“容膝斋”等等为称，可见其小。书房虽小，但一定有书，有书案，书案上面有笔和笔格，有墨和砚、砚滴与镇尺。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炉，炉里焚着香饼或香丸。与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则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其式仿古，或铜或瓷，而依照季节分插时令花卉。这是以文人雅趣为旨归的一套完整组合。花瓶作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

咏及几案花卉的诗，在宋人作品中俯拾皆是。曾几《瓶中梅》：“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若非风日不到处，何得色香如许时。神情萧散林下气，玉雪清莹闺中姿。陶泓毛颖果安用，疏影写出无声诗。”^①刘辰翁《点绛唇·瓶梅》：“小阁横窗，倩谁画得梅梢远。那回半面。曾向屏间见。 / 风雪空山，怀抱无荀倩。春堪恋。自羞片片。更逐东风转。”^②诗云瓶梅如画；词云它本来是屏风上的写真，却又从画中脱“影”而出。上海朵云轩藏宋人《寒窗读易图》，便恰好是“小阁横窗”的书房一角〔1·1〕。书案上的



1·1 《寒窗读易图》局部
上海朵云轩藏

其他陈设均被山石掩住，画笔不曾省略的只有书卷和瓶梅，小瓶里横枝欹斜，梅英疏淡，宋人的无声诗与有声画原是韵律一致的梅颂。如果说牡丹是唐人的花，那么梅可以算作宋人的花，南宋陈景沂辑《全芳备祖》，其“花部”以梅为冠，正是时风使然。张耒说：“箇人风味，只有梅花些子似。”^③此评却不妨扩展来用。不过牡丹在唐代很少插在瓶中作为几案清供，梅花却如同沉香一样，长在书室与宋人诗思相依傍，由花瓶护持的一缕冷香因此总能为各种环境下的生存带来闲适和清朗。

二 关于花瓶

“花瓶”一词用来专指插花之瓶，出现于文献的时间是在北宋。温革《琐碎录》卷二“杂说”条云：“冬间花瓶多冻破，以炉灰置瓶底下，则不冻，或用硫磺置瓶内亦得。”温革是政和五年进士，《琐碎录》最早著录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一，今有明抄本残卷存世^④。同卷中关于鲜花插瓶的各种知识尚有不少，如：“牡丹、芍药插瓶中，先烧枝断处令焦，镕蜡封之，乃以水浸，可数日不萎。蜀

③ 《调寄〈减字木兰花〉》，《全宋词》，册一，页592。

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至三卷，题作《琐碎录》。本文所引据此。此外上海图书馆也藏有此书的一个明抄本，不分卷。题作《分门琐碎录》，上海图书馆一九六二年曾据以影印。影印本《后记》对该书及作者温革的事迹均有考述。前引之温说，上图本首句作“冬间兰花瓶多冻破”。按“兰”字衍。



1·2:1 唐元和三年款黑瓷粮罍
浙江德清县秋山乡唐墓出土



1·2:2 唐元和十四年款青瓷四系盘龙罍
浙江嵊州市出土

葵插瓶中即萎，以百沸汤浸之复苏，亦烧根。”而与他约略同时的李纲有《志宏见和再次前韵》，句云“蜡封剪处持送我”^①，所送者，牡丹也，诗中记事与《琐碎录》的说法正是一致。《录》又云“牡丹、芍药，摘下，烧其柄，先置瓶中，后入水，夜则以水洒地，铺芦席，又用水洒之，铺花于其上，次日再入瓶，如此可留数日”，“莲花未开者，先将竹针十字卷之，白汁出，然后插瓶中便开。或削针去柄，簪于瓶中”等等，所记多是经验的总结，由此可见当日鲜花插瓶的风气之盛。南宋释宝昙《花瓶》诗云：“辘轳声中井花满，亦有口腹如许清。百花丛中度朝夕，一点不关流俗情。”^②便是借抬眼可见的寻常物事聊寄胸中一点清奇。

古之所谓“瓶”和“罍”，还有“壶”，适用的范围很宽泛，水器，食器，都可以称罍，称瓶，称壶。罍，《说文·缶部》云“缶也”。《广雅·释器》：“罍，瓶也。”《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颜注：“罍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瓶，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考声》云：似罍而口小曰瓶。”又《急就篇》卷三颜注：“壶，圆器也，腹大而有颈。”作为生活用器，自名为“瓶”“罍”者，式样并不一致。南

① 《全宋诗》，册二七，页 17558。

② 《全宋诗》，册四三，页 27097。



1·2·3 唐光化三年款青瓷食瓶
浙江余姚上林湖窑址出土



1·2·4 北宋咸平元年款青瓷粮罍瓶
绍兴博物馆藏

京化纤厂内一座东晋墓中发现的鸡首壶，底部刻“罍主姓黄名齐之”^③。浙江德清县秋山乡新农村唐墓出土的唐元和三年款黑瓷粮罍〔1·2·1〕，浙江嵊州市出土唐元和十四年款青瓷四系盘龙罍〔1·2·2〕，前者自名粮罍，后者自名罍，造型却不很相同。浙江余姚上林湖窑址出土唐光化三年款青瓷食瓶，盘口，长颈，圆腹，自名食瓶〔1·2·3〕。比较而言，食瓶的颈比粮罍更见修长。又绍兴博物馆藏北宋咸平元年款青瓷粮罍瓶，盘口，长颈，丰肩，下腹渐收，口沿至腹原粘接四鬲，其自名粮罍瓶〔1·2·4〕^④。从基本轮廓来看，它的颈长于粮罍而短于食瓶。这一类粮罍食瓶，高多在三四十厘米。

早期插花之器也或称罍。《南史》卷四十四《齐武帝诸子》：“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罍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罍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与这里情景相呼应的有南京甘家巷梁萧景墓神道柱上的线刻画。神道柱下是浮雕出衔珠双螭的柱

③ 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图三四，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④ 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纪年瓷》，图一六二、一六三、一七一、一九七，文物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1-3:1 梁萧景墓神道柱



梁萧景墓神道柱线刻画位置



梁萧景墓神道柱线刻画（拓本）

础,上有伞盖一样的覆莲,覆莲顶端一只石狮,其下为柱额,柱额侧面浅刻一幅比丘双手捧瓶花的图像^① [1-3:1]。萧景是梁武帝从父弟,卒于普通四年。两事虽然异代,但时间相差不远。此线刻画中的插花之器因可为子懋事中的插莲之罍作一解。湖北襄阳贾家冲出土南朝画像砖中有足登高头履,脚踏覆莲座,手捧瓶花的女侍,插花之瓶与线刻画中的花器很相似^② [1-3:2]。至于各种式样的长颈瓶,已经颇流行于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插花应是它的用途之一,时当初唐的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即有这样的形象。墓室甬道东壁的持物侍女图中,一位肩覆绿披帛、身系条纹裙的女子手捧鼓腹撇口的长颈瓶,瓶口低低探出一枝莲蓬和一茎待放的莲花^③ [1-3:3]。这自然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不过瓶花作为居室陈设特别是几案陈设,宋代以前尚没有蔚成风气。风气的形成实与家具变化的推动密切相关,这是前面已经说到的。

宋代花瓶在形象设计上并没有全新的创造,只是选择了造型优美的几种,使它从古已有之的瓶罍样式中独立出来,而予以比较固定的用途。若只是大略区分,那么可以说设于厅堂的大花瓶,其造型来自粮罍食瓶的成分为多,

① 金琦《南京附近六朝陵墓石刻整修纪要》,页31,《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四期,按本书神道柱照片为实地考察所摄。

② 徐湖平等《中国画像砖全集·全国其他地区画像砖》,图一四一,四川美术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③ 昭陵博物馆《昭陵唐墓壁画》,页37,文物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1·3·2 湖北襄阳城西贾家冲出土南朝画像砖

1·3·3 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

而设于几案的小花瓶，式样多取自上古青铜礼器。从造型来源说，前者为俗，后者为雅，在使用上，也微见此别。诗人题咏者，最多的便是胆瓶、小瓶、小壶、瓷瓶，又古瓶、铜瓶。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有两组很好的例子，一见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一见于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④。后者时代约当南宋末年，而包含的品类更为丰富，并且时间跨度很大，是汇聚了很可以体现时代风尚的一批器物，其中花瓶正是重要的一项。

三 胆瓶

体现着雅趣的花瓶原是随着桌、案的发达，因陈设的需要而兴盛发达起来，为着与书案上的文房清玩相谐，它自然也以小为宜。陈与义《梅花二首》“小瓶春色一枝斜”，严参《瓶梅》“小瓶雪水无多子，只簪横斜一两枝”^⑤，朱淑真《绛都春·梅》“独倚栏杆黄昏后，月笼疏影横斜照。更莫待、笛声吹老。便须折取归来，胆瓶插了”^⑥，所咏俱是。严参诗又收在杨万里《诚斋集》卷五，题作《昌英知县叔作岁，坐上赋瓶里梅花，时坐上九人，七首》，那

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二年。按本篇所引金鱼村窖藏之例，均出此著。

⑤ 《全宋诗》，册五九，页 37216。

⑥ 翼勤《朱淑真集注》，页 272，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



1·4:1 龙门莲花洞南壁第四十一龕龕内雕刻

么严氏自为坐中九人之一。七首之二云：“胆样银瓶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①若赋笔果然实录，则坐中插梅之瓶乃是小银胆瓶，且设在几案。而所谓“小壶”，也是可近笔床可依书灯的小瓶之类，由前引古训，可知“腹大而有颈”的“圆器”均可称为壶，它与瓶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周紫芝《醑醑小壶色香俱绝灯下戏题二首》之一：“芳条秀色净如霜，折得残枝近笔床。月冷灯青花欲睡，可怜虚度此时香。”^②葛胜仲《江神子·初至休宁冬夜作》“官梅疏艳小壶中。暗香浓。玉玲珑”^③。所云插花的小壶，应该都是“腹大而有颈”的“圆器”。宋诗中的胆瓶，如前举之例，其实也多是陈设于几案或枕屏旁边的插花小瓶。虞俦《麝舍堂前仅有木犀一株，今亦开矣，为赋二绝句》其二云：“维摩丈室无人到，散尽天花结习空。犹有一枝秋色在，明窗净几胆瓶中。”^④李弥逊《声声慢·木犀》下阕云：“更被秋光掇送，微放些月照，著阵风吹。恼杀多情，猛判沉醉酬伊。朝朝暮暮守定，尽忙时、也不相离。睡梦里，胆瓶儿，枕畔数枝。”^⑤又无名氏《南歌子》：“阁儿虽不大，都无半点俗。窗儿根底数竿竹。画展江南山景、两三幅。 / 彝鼎烧异香，胆瓶

① 《全宋诗》，册四二，页 26128。

② 《全宋诗》，册二六，页 17312。

③ 《全宋词》，册二，页 715。

④ 《全宋诗》，册四六，页 28571。

⑤ 《全宋词》，册二，页 1051。按“秋光掇送”句，原作“秋光断送”，此据《乐府雅词·拾遗上》改（页 202，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4·2 山东临朐北朝画像石墓出土画像石

插嫩菊。悠然无事净心目。共那人人相对、弈棋局。”^⑥几案、枕畔、彝鼎亦即仿古铜炉旁边的插花胆瓶，自然尺寸不大，而由《南歌子》所咏更见得小小空间里的格局和诸般布置。窗外竹，室中画，焚香，插花，对弈，此际已成铺陈风雅的几项基本设施，正所谓“阁儿虽不大，都无半点俗”。不过胆瓶在两宋诗词中很可能是用来表述花瓶中的一大类，长颈鼓腹而曲线柔和，即其形略如垂胆者，大约便是宋人眼中的胆瓶，所谓“圆壶俄落雄儿胆”^⑦，“垂胆新甃出汝窑”^⑧，又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一“花壶”条“花壶之制，上锐下圆，略如垂胆”，都是大致相同的描述。

上锐下圆、形若垂胆的花瓶，其实早已见于南北朝艺术中的瓶花图案。如龙门莲花洞南壁第四十一龕龕内左侧佛传故事中，坐于筌蹄之上的悉达多太子身后一个细颈圈足的大花瓶，瓶里插着莲花与莲叶，其时代为北魏后期 [1·4·1]。山东临朐北朝画像石墓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下有覆莲座的长颈瓶里插着莲叶莲花，与云气中的青龙合为一个画面^⑨ [1·4·2]。不过直到宋代，胆瓶之称才开始叫响，并且成为宋人花事中常见的话题。胆瓶造型优雅，线

⑥ 《乐府雅词·拾遗上》，页187。

⑦ 刘子翬《任伯显昨寄日柿不至，续以胆瓶为贖》，《全宋诗》，册三四，页21378。

⑧ 楼钥《戏题胆瓶蕉》，《全宋诗》，册四七，页29483。

⑨ 宫德杰《山东临朐北朝画像石墓》，图四，《文物》二〇〇二年第九期。



1·5:1 《采花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1·5:2 钹金仕女游园图朱漆奁局部
江苏武进县村前乡南宋墓出土



1·5:3 《五百罗汉图·阿弥陀画像供养》局部 日本京都大德寺藏

① 《中国漆器全集·三国至元》。图一一四。福建美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聖地寧波——日本仏教1300年の源流。すべてはここからやって来た》(特别展)。页131。奈良国立博物馆二〇〇九年。

② 北京怀柔出土宋汝窑青瓷瓶。高二十九点二厘米。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图三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海淀区金代墓葬出土钧釉瓶。高二十八点九厘米。秦大树等《记一组早期钧窑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页82。图七。《文物》二〇〇二年第十一期。

③ 墓葬年代为南宋嘉定八年。安徽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安徽馆藏珍宝》。图一三八。中华书局二〇〇八年。本书照片为参观所摄。

④ 周成《中国古代漆器》。图五八。艺术图书公司一九九四年。

⑤ 此为参观所见并摄影。

⑥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图版二·1。《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条简单却很俊逸，鼓腹容水，修颈容枝，瓶口小而微侈，正宜捧出花束而又轻轻拢住，因此特为宋人赏爱。它出现在时人画笔下便总是与花事相连，比如最常见的采花插瓶。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册页《采花图》，江苏武进县村前乡南宋五号墓出土的钹金仕女游园图朱漆奁，日本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五百罗汉图·阿弥陀画像供养》^①，都是描绘亲切的例子〔1·5〕。与画面中形象相近的实物有不少，如北京地区出土的两件高近三十厘米的瓷瓶〔1·6:1~2〕^②，如分别出自安徽宿松县河西山南宋墓^③、四川遂宁窖藏的龙泉窑小瓶，高十五厘米，江苏宜兴和桥宋墓出土的褐漆小瓶，高十一点九厘米〔1·6:3~5〕^④，虽大小有别，材质不同，造型稍异，但大致都可以归入宋人所说的胆瓶之属。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金代磁州窑瓶瓶腹书“香花奉神”四个大字，更明确点明这一件胆瓶是用于插花^⑤〔1·6:6〕。

不过这里尚有一个问题，即作为酒具的玉壶春瓶，宋金时代，它的式样与大型胆瓶几乎相同，而出现在墓室壁画中，用途多表现得很清楚，比如河南焦作市北郊老万庄金代壁画墓中的一幅侍女奉酒图^⑥〔1·7〕。不妨认为，玉壶春瓶是从胆瓶这一大类中析出的一支，它以用



1-6:1 汝窑青瓷瓶 北京怀柔出土



1-6:2 钧釉瓶 北京海淀金代墓葬出土



1-6:3 龙泉窑小瓶
安徽宿松县河西山南宋墓出土



1-6:4 龙泉窑小瓶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



1-6:5 褐漆小瓶
江苏宜兴和桥宋墓出土



1-6:6 磁州窑“香花奉神”瓶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1-7 奉酒图
河南焦作市北郊老万庄金代壁画墓壁画



1-8 “张敏德造”剔红赏花图盒 故宫博物院藏

来盛酒而美其名曰“玉壶春”，但玉壶春瓶同时也用作插花，图像所见正是如此，比如前面举出的南宋钱金仕女游园图朱漆奁，而宋词中早有这样的叙事。北宋曹组《临江仙》句云“青琐窗深红兽暖，灯前共倒金尊。数枝梅浸玉壶春”^①，此玉壶春瓶用来插梅自是毫无疑义。它与胆瓶是同类，由冯子振《梅花百咏》和释明本的和诗可得一证。冯诗《梅花百咏·浸梅》一首云：“旋汲澄泉满胆瓶，一枝斜插置幽亭。冰姿玉骨清如许，隐隐风声入座馨。”^②明本同题和诗云：“插花贮水养天真，潇洒风标席上珍。清晓呼童换新汲，只愁冻合玉壶春。”^③原唱云“胆瓶”，和作呼应其意而变换语词切其事曰“玉壶春”，正可见二者原本同属，因此在时人的观念中它有这种可以互换的一致^④。冯子振与明本生活的时代大抵相同，均是由宋入元。元代自是与宋风相延。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元“张敏德造”剔红赏花图盒^⑤〔1-8〕，盖面是水边竹林中的厅堂，主客二人在庭中山石前赏花，前厅之侧有童子布酒食，厅中高桌上一个带座的玉壶春瓶似待折枝插瓶，而与赏花之意相呼应。

花瓶的陈设，在几案，在厅堂，都有一个重要的要求，

① 《全宋词》，册二，页 803。

② 冯子振、周履靖《千片雪》、《夷门广牍》卷九十六。按《千片雪》所收冯诗即《梅花百咏》。《四库全书》本《梅花百咏》此“胆瓶”作“瞻瓶”，应是形近（瞻、瞻）而误。

③ 冯子振、释明本《梅花百咏》。《四库全书》本。

④ 与此相类者又如《百咏》中的《益梅》：“新陶瓦缶胜琼壶，分得春风玉一株。最爱寒窗读书处，夜深灯影雪模糊。”和诗云：“月团香雪翠盆中，小技能偷造化工。长伴玉山颓锦帐，不知门外有霜风。”“翠盆”与“新陶瓦缶”亦为一事。

⑤ 陈丽华等《故宫漆器图典》，图四，故宫出版社二〇一二年。